

简体中文文字记录资料由香港贸易发展局提供，根据嘉宾现场发言/ 普通话传译整理而成，未经讲者审核。

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张先生主持这一节的讨论，我们要进入到下一节的讨论当中，这节的讨论主要是东盟。我们请出所有嘉宾上台就座。

Kok-Weng Sam：大家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看到大家如此兴致勃勃地参会，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知道这节是午餐会的一个讨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讨论尽可能地轻松一些。如果大家讨论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地提交给我。

在这节讨论当中，我们先做一些背景介绍，直接就进行问答。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演讲讨论嘉宾，在我的左边是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欧冠升先生，欧冠升先生也是摩根大通拉丁美洲的首席执行官。在他的左边是史蒂芬·P·格罗夫先生，他是负责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的，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原来在 **OECD** 也工作过。在他的左边是龚华德先生，之前他在 **IMF** 工作了好一段时间，相信能够给出很多的跟亚太相关的政策展望。在他的左边是许尚贤，他是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董事总经理，在投资方面他有 **20** 年的经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在昨天的会议上，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不少东盟的介绍，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特朗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和特朗普有关，我们有一些嘉宾昨天没有能够到场，所以我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东盟。东盟是由 **10** 个国家组成的，人口是 **6.2** 亿，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有 **GDP** 有 **1000** 美元的地方，比如说柬埔寨，有人均 **GDP** 达 **6** 万美元的新加坡会。在东盟地理范围非常广，从一点到另外一点可能要飞 **8、9** 个小时。有些国家人口只有 **50** 万，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超过 **2.6** 亿。昨天我们还做过一个调查，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大家最想投资的东盟国家。

现在我们回到特朗普这个问题，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公司和业界，对于东盟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商业或者说美国的业界对东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和预期？

欧冠升：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节的讨论，我本人不是美国人，我是阿根廷人。我管理拉丁美洲的摩根大通业务有很长时间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于美国业界的一些看法以及他们是如何关注东盟的。

东盟是一个很大的地区，有 **6** 亿人口，所有的 **GDP** 加在一起有 **2.5** 万亿美元，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多元化、多样化的地区。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在 **30** 岁以下

的，就未来的发展空间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想象的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比较稳定。而且他的成长潜力也非常好。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都经历了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大家看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开放了自己的经济体，积累了自己的外汇储备，并且在很多领域保持很高的竞争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区，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很稳定，不仅经济问题，而且政治也很稳定。当然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两个国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冲击，总体上这是一个稳定的地区。这是一个高度依赖贸易的地区，而且这这也是一个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这都是关于东盟的一些重要事实，这些投资进入到东盟，不仅仅着眼于低成本的生产或者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天然资源等等，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关注东盟的国内市场。有一些数据，比如说麦肯锡就在关注东盟地区的消费性人群，他们的年收入可能超过7500美元，所以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面，东南亚或者东盟的消费人群可能会增加一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市场。

同时我们还谈到一些新的政策以及特朗普会带来一些什么变化，特朗普在他的政策宣言当中也谈到一些关键点，也是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就不需要猜测了。他谈到关于贸易的问题，贸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可能要考虑在TPP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选择。还有就是所谓的《国内投资法》，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是由美国公司带出美国的，如果把这些带回美国可能就会获得一些税收优惠。很多的美国公司可能会开始考虑，把这些钱投在美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结果。

Kok-Weng Sam：非常感谢，我们谈到TPP、谈到资本流动。接下来是龚华德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龚华德：首先，非常高兴邀请我再次回到亚洲金融论坛。其实我们要分是好的特朗普还是坏的特朗普，关于特朗普的问题，一定伴随着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是一个好的特朗普，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财政政策，同时会有一些减税政策，美元会走强。如果世界最强的经济体真的能够这样做，对世界的经济会有一定的帮助，也会积极地推动贸易的发展，这个我们需要花几个星期时间才能知道。

如果是一个坏的特朗普，他可能不太喜欢全球贸易，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会觉得美国的政府完全是关注国内的和反对贸易，国际贸易就会螺旋形地下滑。我们看一下究竟是一个好的特朗普还是坏的特朗普上台，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都会问，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总统竞选所说的一些话，究竟是说一说呢，还是要执行的政策，我们还要耐心等待。

Kok-Weng Sam：如果不考虑特朗普，那么东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革呢，是像中国一样进行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东盟国家能不能从中国的改革当中获得收益呢？请史蒂芬·P·格罗夫先生回答一下。

史蒂芬·P·格罗夫：我想是的，中国现在的改革、变革，从出口依赖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确实会对东盟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国也开始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这对东盟也有一定的好处、有一定的溢出效应，有一些制造产能会逐步地进入到东盟国家。当然了，孟加拉国不是一个东盟国家，但是已经开始承接来自中国的一些产业。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全球贸易有所下滑，尤其是过去一年的时间。我们确实注意到，在亚洲内部的一些贸易有所上升，尽管美国和欧元区有一些反全球贸易的思潮，但是至少在亚洲内部各国之间可以增加我们的贸易量。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如何来确保亚洲内部的贸易量能够不断上升，当然这种贸易量和全球经济增长量有一定关系，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都能够支持全球的经济增长。我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注美国或者欧洲，我只是说我们同时还要关注我们地区内部的一些情况，东盟内部的国家也可以这样思考问题。

Kok-Weng Sam：许尚贤先生，从你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人希望在东盟投资，您对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评论吗？是否有很多的一些溢出效应呢？您如何看待东盟的总体投资潜力呢？

许尚贤：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来参加本届环球投资峰会的讨论。大家从我们基金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与投资。自从 2016 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做了大量的针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甚至是早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东盟，并且也愿意在东盟投资。

这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有内在原因，中国经济开始放缓。第二方面，大家看到在东盟有大量的投资机遇，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第二方面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一代正在崛起，中产阶级也在崛起。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东盟也好，两者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也表达了要去东盟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中国的投资者是在 CPC 的投资比较有吸引力，但是现在 CPC 的投资也会针对项目进行投资，他们会针对项目进行主导，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得长远的经济回报，这也是我们目睹的特点。

Kok-Weng Sam：我们看一下“一带一路”的投资和在东盟的投资关系，我再问一个问题，直接投资对于东盟的投资重要性是怎样的？

龚华德：直接投资也是帮助我们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水平，这种水平对于大多数的东盟国家来说，是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可以利用的投资平台的出现，不管是韩国、日本、中国还是中国台湾，我们都希望看到有更多的项目转向成本低和效益比较高的项目当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东盟本身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投资目的地，并不是说从经常项目下的赤字来说有好处，而是很有可能实现吸引力和总体经济提升的新的效应。我觉得菲律宾是有利地位的国家，完全可以提升整个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水平。

史蒂芬·P·格罗夫：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要看不同东盟经济体的特点，有一些东盟经济体的重点是放在生产制造行业，会吸引很多外商投资。但是有些地方是吸引其它板块，但是总体来说整个地区更为重视外商投资的综合效率。在外贸方面，外商投资的进度已经成为一个洪流，它也会进一步重塑和改变我们未来在亚洲地区的版图。不管是来自于区内、还是来自于区外，区内是指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交叉融资和融资投资，以及包括来自区外的投资也可以构成强大的贸易基础。这一点不管是我们的世界经济向好还是向坏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抵御，我们迎风而上或者顺风而行，手上都可以有几套牌可以打。

Kok-Weng Sam：像亚投行有很多基金，比如丝路基金，会不会改变我们的投资格局呢？

史蒂芬·P·格罗夫：2010 年时估计投资缺口是 8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会不断修正，现在估计是每年是每年需要 1 万亿美元资金，以保持亚洲现在的增长继续。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倡议和政府推进的基金，目的是推动这个计划的执行和目标的完成。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即使有了这么多新的基金、新的亚投行、新的亚开行，同时包括我们的一些其它机构，但是仍然不能达到一年 1 万亿的量。因此政府必须更多地开源节流，开发更多渠道来进行融资。许多国家分别把每一年 GDP 当中占比 2%到 3%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但是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要进一步增加。而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显然已经走在很前面，希望综合利用各种资金提升在整个东盟地区和整个亚洲地区的地位。

Kok-Weng Sam：我们不凡再来看一下一些关键的东盟国家的发展，我们请银行家做一个评论，你们认为未来的发展轨迹是什么，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从现在的资本流向来看，哪个

国家似乎走在前面？

欧冠升：显然是那些成长率非常高的国家，像印尼、马来西亚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从整个地区来看，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保持在 5%以上，而新加坡已经达到很高位了。如果你看他们未来的发展潜力，我只能说他保持在既有的水平上不下跌。我想呼应刚才其他嘉宾的观点，投资很重要，投资不仅会带来工作，它还会带来技术，还会带来最佳实践。对于地区的发展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国内市场的需要，我们需要更多医院、诊所、大学、交通基础设施等等，所有这一些都是缺口。我相信本土市场或者本地市场的开发，它的生产潜力不好不亚于刚才所说的很多其它新兴领域或者科技创新领域。我认为刚才我们所谈论过的所有的那些国家，在全球范围的资金融通方面、在资源融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在国内市场方面，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Kok-Weng Sam：Paul 你作为经济学家，你也做了很多研究，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梳理。

龚华德：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尼，印尼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并没有非常把自己的风险暴露在金融危机非常清晰的领域或者环节，他们做好了自我保卫战。我们如何把这些问题梳理一下，借鉴和学习印尼的经验为我所用？他能够把国家的增长潜力非常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大家需要吃、需要穿、需要行、需要用，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都考虑到，你就能够找到未来的发展之路了。

越南在整个东盟区相对来说一开始是落在比较后面的，但是在过去五年当中，他们还是奋起直追，而且成为一个行动速度也相对比较快的参与方。同时他们的电子科技、电子商务发展不断驱动越南国内银行业的升级换代，我们一开始一直说日本排第一，后来是四小龙、四小虎，还有中国什么的。而现在我认为越南值得大家好好关注，因为他们追的速度非常快，并且也会比较快地来弥合他和第一名之间的差距。

Kok-Weng Sam：刚才谈到了越南、也谈到了印尼，我指的是投资目的地方面的偏好，显然大家已经谈到了。史蒂芬·P·格罗夫，你认为还有哪些国家值得一提还是说你同意前面两个国家，还是说你认为还有第三个国家也是值得大家投资的，你是否愿意分享对于第三个国家的

想法呢？

史蒂芬·P·格罗夫：很难在整个东盟区域当中找一个我认为非常值得投资的国家，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缅甸的增长潜力，不管是从他的地缘政治、从他的经济态势、经济体量等等，当然这个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和很多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大有小。如果展望未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多关注一下缅甸这样的国家的未来发展。

许尚贤：我同意这些发言人的说法，印尼应该排第一，因为他的人口最多，同时也考虑到人口的结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进入印尼，投资于电力和基础设施。另外两个国家我觉得也不错，包括缅甸、老挝、柬埔寨，缅老柬构成的区域，现在中国已经在缅老柬做了大量投资，不看它规模我们显然也是能够足够重视的。

还有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确从传统的经济上来讲，马来西亚不在我们的投资目的当中排名靠前，但是由于中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普遍觉得在马投资比较安全。比如说很多的太阳能公司，他们也在那里设厂，一方面是为了出口，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个对于中国公司是有利好的。

Kok-Weng Sam：也就是说，地缘政治这个因素对于我们如何去选择在哪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我平时在新加坡，我看到大家开始重新展现出了对马来西亚的兴趣，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选择去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新加坡作为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投资的区域，我觉得可能也会在未来两国之间出现更多的良性资本流动。

我们不妨更多地谈一下经济整合和经济融合方面的问题，显然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当中，似乎应该有这样一个主题讨论。我们首先谈一下有关经济合作的好处的话题，包括六大贸易合作伙伴，Paul 你能不能谈一下你们是否能够与众不同并且带动东盟更好地发展呢？

龚华德：我谈的是关于东盟加上 6 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问题。第一，区域内整合、区域一体化，我和大家也都是有同样的观点，几分钟之前我们谈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将成为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于其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台和孵化器。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许多的中介或者说处于国于国之间比较好的中介状态的资本和货物流动的平台，才能够说这样的一个机制是成功的。像 TPP 的机制我们之前谈论了很多，希望在未来有中国的参与，整个贸易机制的事情会更为顺利，它也能够更好地来促进跨境交流和跨境贸易的实施。

显然我们需要有一些大的参与对手和大的参与对象，我们刚才几位讨论嘉宾也已经提及

了，显然我们也需要美国的参与、需要欧洲的参与，如果亚洲变成自我造血、自我输血、自我向前发展的经济体。除了我们需要获得一些外力、一方面要获得自身动力。

Kok-Weng Sam：欧冠升先生？

欧冠升：我认为对于东盟一体化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应该可以从过去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角度来看未来怎么走一体化的道路，包括金融危机等等，的确取得很多成就和进步。但与此同时，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一体化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这些国家无法承担如果单打独斗发展新经济带来的后果吗，还是说我们要必须真正地找到一体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你把一些国家撇开一看，有些国家自己本身也已经规模很大了，但是有些国家他们就会说我们跟你们没有很多利益交往，所以我们整合的目的是什么。因此我们要重新看一下合作的性质和合作的机制，让大家都能够共同地来发展。我们发表了有一本小册子，讲到 2016 年东盟一体化的进展报告，大家不凡从里面找到一些答案。

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总体的机构成长能力和政府的主导能力以及治理能力，在该地区大家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治理能力和主导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如何协调各自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未来关注的方向和领域，能够让整个东盟成为受大家关注和有吸引力的区域。

Kok-Weng Sam：东盟地区不像欧盟他们采用同样的欧元区货币，也不像很多地方有一个共同的金融体系，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在东盟地区应该找一个类似于像共同经济体的机制，在我看来显然我们可能要谈论这样的一些东西过早。首先我们各国的政治家能够找到真诚意愿开展合作，当他们在跟其他的东盟领导人开展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同样一种语言开展交流对话。建立一个共同体，跟贸易伙伴一国一国地谈、以及建立一个贸易集团，哪个更重要呢？发展很快，这个很重要、很要紧吗？

欧冠升：我不知道是否会成型，但是中国必须是贸易协定的一部分，这个事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虽然它的整合还没有达到像欧盟一样的水平。但是像 AEC 这样的一些概念已经逐步地推动了东盟内部的贸易量不断增加以及亚洲内部贸易量的不断增加，这在未来可能有更多东西可以从欧盟那里学到。在未来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家之间如何整合，包括中国和美国，因为美国在讨论所谓的边界税应该怎么设置，有些这方面的讨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执行，我们要确保这不是双方之间冲突的一个开始，无论如何在这方面也取得很大的

进展。

Kok-Weng Sam：昨天在论坛上我们谈到南中国海的问题，南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东盟内部的团结。我想问一下龚华德，您觉得南海问题会不会影响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关系？

龚华德：我不是政治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觉得南中国海可能让东盟各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投资而言，我们也经常看到外部投资的公司都会有中国加上一个别的什么国家的策略。其实中国现在还在不断地发展，也许他会对东盟有一些影响，我们还拭目以待。

史蒂芬·P·格罗夫：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历史维度考察这个问题，而且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察这个问题。50年前，东盟是一个被战争撕裂的地区，无论是东盟还是东南亚国家以及整个亚洲，他们都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整合、合作、一体化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紧张总是会存在的，有边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当然要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国和国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在过去的25年里面真正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没有人愿意真正放弃经济上的利益，而不会为了小小的事情放弃合作的大局，这个地区的主流还是合作。

欧冠升：刚才说了在50年前的情况，如果我们看过去500年的时间，当然那个时候实际上世界最繁忙的经济中心应该是欧洲，欧盟也已经享受到了几乎70年的和平与安全。所以我确实觉得，越多的国家进行合作，越多的国家进行贸易，越强有力的国于国之间的经济纽带，越有可能维持和平与稳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会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确保每个人都能从这种合作当中获得收益。

Kok-Weng Sam：我想问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让大家把眼光投向未来，东盟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什么样的成功因素会将东盟带向未来或者影响东盟的未来，请每位讨论嘉宾就此发表看法。

许尚贤：我觉得这个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我们知道东盟内部的贸易占了整个东盟内贸贸易的20%，而内部的FDI也差不多占了全部的20%。我们相信，这个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龚华德：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当然 FDI 的平台以及对技术的吸收也重要，我觉得基础设施的也很重要。这个地区低质量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越南、还是在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都是这样的。中国已经造了很多的基础设施，我觉得东盟的很多国家都要持续地对自己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这才能拉动 6%到 7%的经济增长，才能够帮助东盟国家的穷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史蒂芬·P·格罗夫：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现在东盟各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 2%到 3%的 GDP，其实真正需要的是 GDP 的 5%到 6%，这样才能够充分地把握好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需要在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成本。

另外一个宏观的金融稳定性对东盟也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可能会出现一些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性的波动性，我们觉得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东盟的稳定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到 FDI，FDI 注入的多和少也会影响到政府基础设施的投入力，以及政策性和法制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些要素。

欧冠升：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保持这样发展势头持续下去，确保外部投资不断地进入这个地区。

Kok-Weng Sam：我们现在谈谈流动性和资本的流动，在午餐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美元的依赖还是非常深的，这个地区的货币交易多数都是美元，很多都是用美元进行的。谈到流动性，这里不是特别谈特朗普的问题，但是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政治导致的，你们觉得这些流动性会出现一些什么变化，这个地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史蒂芬·P·格罗夫：有好几种影响会产生，我们看一下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会找一些避风港，我不是说要进行资本管制，但是有时候要有必要的资本控制和资本管制，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在中国、马来西亚，其实很多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还有货币贬值，我们要看一下货币贬值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现在美国政府真的要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财政政策，美国就会出现通胀，美联储就会对通胀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利率，这也会对资本的流动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在午餐会上演讲嘉宾也谈到过，不仅是东盟国家，甚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到美国发生的一切或者即将发生的一切，而且还要考虑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反国际化、反贸易的思潮抬头，这些因素都是需要我们考虑进去的。

Kok-Weng Sam：Paul 有什么补充？

龚华德：我补充几点，如果我们回到 20 年前，看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从中学到一些什么经验教训。首先放开汇率不是一件好事情，在 2013 年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事件恐慌也袭击了印度尼西亚。我们知道资本流动会非常的具有波动性，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你要确保一个国家的收入和支出进出口之间不要有太大的不平衡性。在 2013 年印度尼西亚的现金账户下的逆差达到了 GDP 的 4%，所以印度尼西亚也确实经历了一系列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完全同意史蒂芬的说法，在某种情况下对资本进行短期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但是为了能够让现金账户保持平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Kok-Weng Sam：您觉得金融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保持这个地区的金融稳定呢？

欧冠升：我刚才谈过这个问题，积极地与投资者进行对话和互动，让投资者很好地了解经济和金融的一些背景是很重要的。我想谈一下美联储加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到成本的问题，首先它衍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美联储利息会产生，这是很自然的，这不一定对世界来说就是一个坏事情，我们可能要看特朗普是一个好的特朗普还是坏的特朗普，如果美联储加息意味着美国经济表现得不错，但是美国经济表现不错可能对东盟国家、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好处。

另外一点，我们要一下结果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影响。美元加息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或者冲击，但会使很多国家更具有出口的竞争力，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这个事件的衍生效果。

Kok-Weng Sam：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没有流动性会不会让你感到很担心呢？

许尚贤：根据我们的投资阶段，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的担心。如果市场上缺少现金，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像外汇的流动、利率等等，这些不确定性都投资者试图要规避掉的。

Kok-Weng Sam：金融包容性以及中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点，整个地区它的城市度和金融包容性差异都非常大，还有基础设施的可及性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对于进入东南亚投资的公司，他们如何能够对接不断增长、不断出现的中产阶级呢？如果他们不是东盟的公司，他们如何进入东盟，并且和中产阶级进行对接呢？请每个人稍微地讲两句。

欧冠升：这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很难给出一个“万能药”方式的解决方案。但是首先你必须具体进入到一个一个的国家，比如说从摩根大通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实体，我们会雇佣当地的员工，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当地人群的一些需求、兴趣，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在当地有自己的实体。

许尚贤：就信息市场而言，东盟和中国是非常相象的，比如说东盟各国消费者对于手机的使用跟中国非常相似，东南亚的年轻人愿意花钱，他们喜欢消费，所以电子消费在这些地区变得越来越流行。我们首先看到的问题是支付系统，另外是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来进行货物运输。现在消费者在进行消费之前，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

史蒂芬·P·格罗夫：我完全同意许尚贤先生的观点，我们必须要根据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做法，无论是柬埔寨还是老挝，可能和新加坡的消费者就不太一样，还有新加坡和泰国等其他东盟国家的消费者不太一样。你要想好进入哪个行业、哪各国家、为哪些消费者进行服务，还要与当地的企业合作，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才能充分地利用本土的知识。

龚华德：这是规模上的问题，不包括印度尼西亚，其他的东盟国家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我觉得我们需要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没有那么多的规模，你还要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调整。

Kok-Weng Sam：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加强合作，而不是让大家的分歧大行其道，合作共赢永远是未来的发展之路。作为一个东盟区域，相信互相依存是非常重要的。展望东盟以外的其他地区，当然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政策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的政策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所有这些领域都是东盟可以做好自己工作的领域。我们也谈到了法制的重要性，我们也谈到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最后请大家用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对于未来东盟的看法。

欧冠升：乐观。

史蒂芬·P·格罗夫：乐观、热情。

龚华德：我想说乐观，但是这个词被你说了，但是我们还是乐观的。

许尚贤：我们也是充满乐观和信心的。

Kok-Weng Sam：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讨论嘉宾的参与。

主持人：感谢所有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们！